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體物

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唐書虞世南傳

林邑國獻五色鸚鵡太宗異之詔太子右庶子李百藥爲之賦唐書外夷傳

昔之賦芙蓉者多矣雖復曹王潘令之逸曲孫鮑江蕭之妙韻莫不雜陳麗美粗舉採擷豈所謂究厥豔態窮

其風謠哉頃乘暇景歷瞻衆製伏翫累日有不滿焉遂作賦曰王勃採蓮賦　王子安集

廣漢山谷有竹名慈生必向內示不離本修莖巨葉攢根沓柢叢之大者或至百千株焉而縈結蹁乎咫步好事君子徙爲堦庭之翫焉吁嗟非此土所有乃有厭流俗之議動鄉關之思者蓋撫高節而興歎覽嘉名而思歸遂爲賦曰王勃慈竹賦序　王子安集

日昨於著作局見諸著作競寫雙槿樹賦蓬萊山上即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觀祕寶金懸秦市楊子見而無言

紙貴洛城陸生聞而罷笑故知柔條朽榦吹噓變其死生落葉凋花蒻拂成其光價方且傳石渠之故事得槿樹之新名足以脂粉仙臺丹青祕府者也若布衣藜杖巖棲藿食當堯時而非吏處漢代而無田學涉蕪淺文多舊陋宜其屏竄用其靜默蓋窮而思達人之情也卑而應高物之理也故疾雷作而蟄蟲飛浮雲興而石碣潤不可廢也雖云聖朝多士而公實居之草澤有人亦國家之美事也故復奬刷𦐇鄙作雙槿樹賦辭義猥薄退增慚靦

盧照鄰同崔少監作雙槿樹賦序　盧昇之集

天授元年勅學士楊炯與之門分直於洛城西入閤每雞鳴後至覇林仗閤人奏名請龜契佇命拱立於御橋之西玉池清泠紅蕖菡萏謬履扃闥自春徂秋見其生視其長覩其盛惜其衰得終天年而無夭折者㝵以隔礙仙禁人莫由窺向若生於瀟湘洞庭溱洧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述秋蓮賦焉秋蓮賦序　文苑英華

甲子歲天子在洛陽時余始解褐與祕書省正字太子

司直宗泰客置酒於金谷亭大集賓客酒酣共賦座上
食物命余爲麈尾賦焉 麈尾賦序 陳拾遺集
今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脣駝峯未足爲比然自唐
已貴之陳子昂麈尾賦云卒罹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
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爲君雕俎之羞
則君金盤之實云云若六朝已來則以麈尾爲談柄耳
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漁洋詩話
鴻墀謹案士正夫於亭雜錄又引酉陽雜俎謂鹿尾

不始於唐

沈佺期黃口讚序云聖歷中有勑東觀修書黃口飛落鉛槧間春宸主簿李崇嗣命采花哺之河東薛曜邀余爲讚唐詩紀事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邪成式以昔邪爲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夢溪筆談

崔融瓦松賦曰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崔公博學豈不知瓦松自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筆談曰段成式以昔耶爲瓦松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草觀國按陸龜蒙苔賦曰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巖竇者石髮補空隙者垣衣在屋曰昔耶在藥曰陟釐若然則瓦松垣衣昔耶各是一物也 學林

鴻墀謹案胡應麟筆叢謂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

成式也又云清異錄拆瓦松字爲一元木公芽蘗尤甚

段成式云崔融瓦松賦不知爲木與草梁簡文帝詩依簷映昔耶蓋瓦松也按融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若謂其不知爲木與草江淹并閭頌異木之生疑竹疑草豈亦不識爲椶乎又融賦慙魏宮之烏韭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有萆荔狀如烏韭郭注烏韭在屋者曰昔耶在墻者曰垣衣本草在石曰烏韭在屋曰瓦松一物數名其實一也張華詩昔耶

生戸牖王僧孺詩朝光照昔耶簡文之昔耶郎融賦之爲韭耳管城碩記

先天二年十月僕客於郢山之胡氏胡氏之子體道之疑命與僕有忘年之厚焉常以暇日登高縱觀見火燎於野壯而偉之因謂僕曰吾讀文多矣未嘗見有賦於是者試爲吾賦之僕時負譴觸物多興援毫斐然豈近聲律崔湜野燎賦序 文苑英華

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亮爲時所稱唐書薛存誠傳

蜀太守庭際有紫華草秋中始繁英露沇冬早徇直本

霜封蕪雜大同於衆卉盛衰小異於羣物余訝而未識吏或告余曰此長虞所賦蜀長樂花也故心暗賞焉因口授書吏遂墨而成作恨不見古人所爲得髣髴其旨爾蘇頲長樂花賦序 文苑英華

先天歲夏五月頲蒙恩旨傳還洛京時韋祭酒丈人任膺居守嘗撰素木盤盂分諸好事頲既至丈人垂眷猶昔銜衣撫孤得拜清顏訴窮款於此矣他日復往又以木器分之亦頒斯惠豈散則當棄木有先容而見知豈朴則能堅器有晩成而獲贈靚以爲誡仍邀作銘退而

力鄙懼不如命 蘇頲素木盤盂銘序 文苑英華

國子祭酒韋公好遊山水器珍雅素因適湯泉見梗梓枌榆良材滿谷乃命山工作爲盤盂盎甖樽觶呈其文理素而不飾還都分遺好事者說受賴盤盂二事以銘之云爾 素盤盂銘序 張燕公集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於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爲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

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

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聞議欲爲賦述而世

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知

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況士有未效

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

道揚其實遂作此賦　張九齡荔枝賦序　曲江集

鴻墀謹案左太沖賦云邛竹緣嶺菌桂臨厓旁挺龍

目側生荔支曲江賦全反其語故曰雲煙沃若孔翠

於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

見璩玉海宋隆興九年御書荔枝賦賜閤門舍人張

延年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為奇絶不比凡草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婆娑十畝蔚映千人惡

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 離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倘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齎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薪顯

叔云玉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
種也吳興芮熠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
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
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侵澁苔蘚尙想墨本傳
東吳正賦此也（容齋四筆）

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齊名善爲文所著仙掌
銘大爲時流所賞（唐書獨孤郁傳）

宋玉九辯曰悼余生之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避許濆
師郡刺史甚歡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饌酒簇

樂以相爲娛言間有馬處士末至善擊甌者請卽清謳發騁妙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淫放頓挫匏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余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酒酣舐筆乃爲賦云張曙擊甌賦序

吳筠著竹賦云一筍明其允嗣三節獲乎嬰兒筍譜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鯽之奠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菜蓴羹鱸膾鱸固秋物而蓴不能曉也墨莊漫錄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

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
底高君仙硯銘序　昌黎文集

余病痞且悸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
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
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慒也而反尤於余不
以過乎余戍然慚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
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辯伏神文序
柳河東集

斬曲几文謂物貴乎直末代淫巧揉木爲几愚恐几乃

古之年高者席地時所憑毛其形枹身不容不曲几非後世所用也黃氏日抄讀柳文

傅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爲作蝜蝂傳困學紀聞

太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置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爾磐石銘序白氏長慶集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子愛其外猛而威内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覿引筆讃之騶虞畫讃序白氏長慶集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讚曰貘屏讚序　白氏長慶集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雕貺予予愛之因題讚云畫雕讚序　白氏長慶集

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

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此分明為二物傳神也宋以後人豈能為此等語乎 譚苑醍醐

唐人白行簡以濾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為貴者江漢之流雖大盡可一以貫之靈一詩曰濾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濾水蓋僧家戒律有此

欲全水蟲之命故濾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虎江行濾水蟲丹鉛總錄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魖讒魍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魑魅之夏鼎也困學紀聞

李義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年秖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許顗彥周詩話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爲不埽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修進

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餱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螂賦盛行太和元年及第北夢瑣言

太和元年誅王涯等仇士良愈專恣文宗惡之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折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歎息泣下沾衣全唐詩話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於深山自幽而芳不爲貴者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有衆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

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寖盛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如狂焉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爲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許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荆州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而退

余遂賦以示之舒元輿牡丹賦序　文苑英華

往者某值宴於鄭衞之侯坐與客序樂作堂下行舞男女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矍然旣罷昇鼓堂上絃吹大奏命爲柘枝舞則皆排目矢座客曰今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惟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於態誠足以賦其容也因顧余序之以洗容念柘枝舞賦序　沈下賢集

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今菱花色黃白而葉綠牧之所云似誤以芰爲芙蓉也離騷草木疏

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五色線

客有以通犀帶示予者嘉其珍物古人未有詞賦因抒此作蓋盡其美焉通犀帶賦序　會昌一品集

余寓居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然愛玩不足因爲小賦以報之斑竹筆管賦序　會昌一品集

仰山在郡之坤隅高松翳景名翬所集有麗鳥殊色原註殊色出廬瑞鸚鵡賦文如縟綉邑人呼爲山鳳凰愛其毛霧重於身命雖遭矰繳終不奮飛比夫雄雞斷尾則殊知異心矣余感而賦之以貽親友山鳳凰賦序　會昌一品集

故人以孔雀見遺死於中途將命者提挈一作攜空籠與翠尾皆至余憫而為賦 孔雀尾賦序 會昌一品集

此郡多蚍蜉余所居臨流實繁其類或聚於衽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為此賦令稚子煜和之 蚍蜉賦序 會昌一品集

此郡帶江緣嶺野竹成林每向夕有白鷺羣飛集於林杪今所居在峯岑之上臨眺一川翫其往來有以自適因為此賦 振鷺賦序 會昌一品集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林不痒果熟乃取

不敢與猴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傳休奕有猨猴賦但
悅其變態似優以爲戲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余今作賦
以辨之爾白猨賦序　會昌一品集
余所居精舍前有山石榴黃躑躅春晚敷榮相錯如錦
因爲小賦以狀其繁麗焉二芳叢賦序　會昌一品集
余觀前賢之賦草木者多矣靡不言托植之幽深採斵
之莫致風景之妍麗追賞之歡愉至於體物良有未盡
惟牡丹未有賦者聊以狀之僕射十一丈蔚爲儒宗詞
賦之首聲氣所感或能相和又見陳思王賦序多言命

王粲劉楨繼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同作牡丹賦序

會昌一品集

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卽孔北海故臺予因晚春夕景命儔遊眺忽覩奇木植於庭際枝似檉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則翠葉金貫粲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詢其所來得於台嶺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今聞封植得地枝葉茂盛敘其所自作此賦焉金松賦序

會昌一品集

予林居西嶺平壤出泉廣不逾尋而深則盈尺自東鄰

故丞相崔公至谷口故丞相司徒李公凡別墅五六皆謂之平泉實發源於此觀其湧不騰沸淡然冽清冬溫夏寒明媚可鑑其靈泉之蘊也予往歲獲戾放逐再罹謗傷泉必變色久而後復昔傅長虞庭有湧泉以其色在夏則冷涉冬而溫乃爲神泉賦況潛靈蘊異美過神泉因效長虞所作偶成此賦 靈泉賦序 會昌一品集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彷

佛焉白芙蓉賦序　會昌一品集

紅桂平泉草木記木之奇者稽山之海棠剡溪之紅桂會稽續志

百葉木芙蓉平泉草木記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會稽續志

山茶平泉草木記曰得會稽之貞同山茗在唐唯會稽有之其種今遍於四方矣會稽續志

貞同平泉草木記云稽山之貞同其花鮮紅可愛而且耐久會稽續志

朴平泉草木記曰厚朴得之剡溪剡錄

思木平泉草木記曰相思木得之剡溪剡錄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暮春全蜀藝文志作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償稚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　成都文類

陸龜蒙筍賦云洪殺靡定方圓不均自註云南方有方竹今澧川鐵冶多方竹竹內實微通心若鍼股許筍可食亦實湘川人取竹作牀椅有四稜上穿孔入當耳筍譜

椰李花小碎花也緐縟可愛陸龜蒙有椰李花賦云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參其丹白狀其實也吳郡志

鴻墀謹案笠澤叢書此賦下注乾符三年作

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厄於躓然強爲是文耶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

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桃花賦桃花賦序　皮子文藪

爾雅翼云唐陸龜蒙稱冬十月視穫於甫里夜聞往往聞有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訊其吡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來盡當田之禾必竭其穗而後去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梅槲塗枝叢植於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然則江東蓋未嘗弋也然聞今江南大陂湖中其誘鳧者亦皆以網植兩表於水相去甚近中綱焉以舟自前驅而逐之卒一獲千百輩則又與龜蒙說異矣毛詩陸疏廣要

鴻墀謹案龜蒙此文見笠澤叢書題曰禽暴

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跖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後蝨賦序　笠澤叢書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言賦之秋蟲賦序　羅昭諫集

蚋子之下有蟆子蟆子之下有浮塵子三者異乎皆狀小而黑世云巴蛇鱗介中微蟲所變耳三伏間晝飛夜息啞啄人肌膚動為瘡痏能飛不見其翼能嚙不見其口微眇之極雖縝密衣服亦可通透莊生焦螟之說近

之也至微之蟲豸詩獨無蚋故作賦以廣之王周蚋子賦序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以其難見號竊蟲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形類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牀壁牕戶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封氏聞見記

黃滔以詞賦名家有紅芭蕉黃蜀葵諸賦皆膾炙人口十國春秋拾遺

東華觀在邵州城下江岸俗謂之水北觀有松偃亞數

枝凡八面有一枝中折搭在半樹間復生垂下遊人以手撼之則千萬枝皆動霸國時天策府學士徐東野謫居於郡賞玩無已題詩并爲序云搖一枝則萬枝動看一面則八面同白犬出其根靑羊入其腹漢高帝琥珀枕處眞君茯苓人疑其孕也詩云云 零陵總記 五代詩話

職官分紀云南詔獻朱鬣馬中書舍人王翃獻賦 十國春秋

黃筌字要叔會南唐賜後主六鶴遂命筌寫六鶴於便坐之壁 一曰唳天二曰警天三曰啄苔四曰舞風五曰疏翎六曰顧步 名曰六鶴殿後主令翰林學士歐陽烱作文記之 十國春秋

東坡云余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之曰松操疑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而謂之五絕者豈硯與少微爲五耶歐陽公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棊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 攷古

質疑

螢火有二種有草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水螢爲虫惟虫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

自持故無耿於蟒足能自運亦自憐於蛇色動波間狀珠還於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潁川此水螢也月令腐草化螢說文作蠲解云馬蠲也淮南子作蚈水螢之名狀亦言蝶有草蝶水蝶二種云丹鉛總錄

王導麈尾銘曰誰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淨暑虛心以俟許詢白麈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飛君子運之探元理微陸龜蒙麈尾賦有曰叩易論元驅今鶩古散入神明之賾中含道德之祖此形容揮用之趣獨孤綬竹如意賦有曰發奧滌元遐鉤獨索

亦是形容用處優於龍蒙二公所作全不似唐人文章

麋之大者爲麈羣麋隨之皆依麈尾而轉緋畧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六終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祖襲一

醉鄉王績字無功祭禹文云潦水降而寒潭清山光沈而白雲晚王勃云潦水淨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容齋筆記）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困學紀聞）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

勃傚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困學紀聞）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爲警絕然予觀庾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勝及觀歐公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甚遠（捫蝨新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覩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

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緗漸歇曰緇衣將
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
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
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
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
文選及晉宋間句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
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
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
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日新交與

舊識俱懽林壑共烟霞對賞　野客叢書

王勃滕王閣序云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乃襲王巾頭陀寺碑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又不獨落霞秋水襲庾信也　徐氏筆精

李屏山釋迦贊蓋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爲韻語耳　玉堂佳話

李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　酉陽雜俎

大獵賦賦也與子虛上林羽獵等賦首尾布敘用事遣辭多相出入　古賦辨體

莊周之書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摶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學齋佔畢

張說爲廣州宋璟頌曰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困學紀聞

漢賈捐之罷珠厓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

知人亦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夢寐見之陳陶此詩與賈李之文意同而入於二十八字之閒尤爲精婉矣升菴詩話

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於錢塘江上余因舉東坡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元章云立字最爲有力乃水踴起之貌老杜三大禮賦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欲立東坡之意蓋出於此或者妄易立爲至祇可一笑嬾眞子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

請須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迎問之曰有添換乎遜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遜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遜逡巡不能對南部新書

元結唐中興頌率三句爲韻人皆謂結創爲此體非也蓋效秦泰山會稽等頌耳皆以三句爲韻會稽頌云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云云自秦以後文士罕爲此體故江左人至作兩句讀之而不得其韻

齊范雲始能作三句讀之近世碑碣之文亦有以三句爲韻者此郤自結倡之也雲谷雜記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困學紀聞

鴻墀謹案管子莊子史記俱有此等句法

宋白字素臣至道初爲承旨眞宗卽位遷吏部侍郎白擬陸贄牓子集以獻眞宗察其意希大用遂命知開封府東都事畧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輿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

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四六話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

常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四六談麈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困學紀聞

周世宗南伐駐蹕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詔賁儼論其事儼獻文其畧云云世宗嘉之玉堂嘉話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亨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

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丹鉛總錄

韓愈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語脈本自易出易曰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也項羽傳曰聞大王不聽不義注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也演繁露續集

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楊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文采過之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采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如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其下者乎鶴山筆錄

劉孝標絶交論凡此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敘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敘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野客叢書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輙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

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痁鬼文甚工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野客叢書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困學紀聞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

言鳴字本於此困學紀聞

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五性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困學紀聞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山子毛穎傳本於此困學紀聞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予以爲烏有子虛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爲怪子厚獨愛之諸公往往皆以此文掀見退之前此未有其體僕恐不然退之

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袁淑俳諧文十卷續俳諧集十卷袁淑俳諧文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之比者退之淹該今古而又資以城南鄴侯三萬軸之書筆端運用動有源流非如後人掇意製作抑又觀蜀志先生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人稱之曰諸毛云云毛穎傳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間如曰自結繩以及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

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又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野客叢書

退之毛穎傳吾子孫神明之後四字子產獻陳捷於晉語也退之爲文用古人語如已出所以爲奇猗覺寮雜記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捫蝨新話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言五帝三皇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

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詞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刼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也愈至潮州上表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則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捫蝨新語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

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永漢明帝始立胡神洎於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韓退之論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事之最謹而國大亂憲宗得奏大怒將加極法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言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至夭促何其乖剌也予謂愈之言蓋廣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聞見後錄

韓文公諫佛骨表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愈謹年代尤促梁武帝身爲寺奴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上怒貶潮州刺史按唐書姚崇傳崇治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折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耼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象力耶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

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愼不得爲此此又昌黎公諫佛骨表之藍本也管城碩記

楚辭以日吉對辰良以蕙肴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於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於宋五又曰退飛鷁於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爲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

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為悞惟沈存中為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闢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捫蝨新話

作文之法備於六經學者矻矻他求何哉如詩之每章互變而後體備而法嚴法嚴而後意足予讀東門之枌三章皆述陳之民化其上而遊蕩至中章則曰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與始末二章自同而

異特爲奇偉詩人所謂泣鬼神者邪月令世傳呂不韋所作每月始末立例爲言不得不同其中未嘗不變其法至食麥食稻穀事大同小異五月則曰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森嚴奇譎如此屈子曰吉日兮辰良此其法也退之碑羅池廟曰春與猿鳴兮秋鶴與飛此老多得先秦文法六一翁疑之非是江湖長翁文集

退之羅池廟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若以常體論之當曰秋與鶴飛故超上一字以取勁健蓋騷體也東

皇太一日吉日兮辰良又曰璆鏘鳴兮琳琅老杜曰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皆其比也集古錄得碑本其文云然而歐公疑誤不知公最好古何以疑此考古編

李商隱樊南集賽越王神文曰今來古往常敘戚著越城萬歲千秋勿使魂歸眞定此卽模韓文羅池碑詞也其詞曰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毋我違玉谿生自言其文體之所從來則已曰時人目爲韓文杜詩也演繁露續集

立言著論以辨白是非必須反覆抑揚庶得著明嘗觀孟子辨百里奚自鬻之事何其切至也至韓文公勸李賀舉進士而時以爲非故作諱辨觀其反覆抑揚論辨甚力其布置機軸蓋出孟子試併錄於此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

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此一段反覆著明如是韓辨亦略舉於此律曰二名不偏諱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也律曰不諱嫌名釋者曰謂若禹與雨之類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

敎天下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原注若克昌駿發之類孔子不偏諱二名原注如宋不足徵某在斯曾子父名皙不諱昔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原注虎世丙基皆唐帝名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原注代宗名豫元宗名基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孔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孔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孔亦見其惑也夫周孔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孔曾參乃

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孔曾參者耶其反覆抑揚與孟子辨百里奚事比而觀之雖詳略不同而深切著明蓋亦一揆也考古質疑

昌黎上于襄陽書其中云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此語亦有所本孫叔敖告楚莊王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貴顯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强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先後如出一

轍然而昌黎之言尤占地步沙溪集

歐陽文忠公初得昌黎文嘗曰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居無幾何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而於昌黎不無所得觀其詞語豐潤意緒婉曲俯仰抑遜步驟馳騁皆得韓子之體故本論似原道上范司諫書似諍臣論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縱囚論怪竹辯斷句皆似原人蓋有橫翔捷出不減韓作而平澹詳贍過之示兒編

子華子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

自保會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髮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兵甚矣必術之善移也韓文用其意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至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反目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密齋筆記

淮南王諫武帝誅閩越云拖舟而入水行數百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又云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退之送區册云陽山天下之窮處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

利倂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沒者往往有之退之似祖述助者然皆奇語猗覺寮雜記

古人述作命意率有依據而發不得嘗襲也諸家論文已備葢其說偶讀退之上宰相書三篇論周公爲輔相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髪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所求進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而求之如此其急故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至終篇諷時相無周公之治效而不下士此書葢頗類後漢高彪語彪欲從馬融訪大義融疾

不獲見彪遺書曰承間聞風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固其宜也退之文辭足以暢其情未必取則於此在昔稱周公於規諷無有訐其過後世欲相諛悅亦稱周公則人疑之矣 愛日齋叢鈔

韓文世謂其本於經或謂出於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祕示人以高故未嘗尊稱

遷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於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嘗自泄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云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韓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記荆軻傳云軻負傾危之士哉韓毛穎傳云秦眞少恩哉班孟堅東方朔傳云奈何乎陛下韓銘云奈何乎公若此者殆不勝紀然則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流俗無特見隨聲附和以韓文爲一出於經誤矣予嘗舉此質之雲畬趙公公擊節歎服以爲確論隱居通義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困學紀聞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困學紀聞
度世古元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金室子若得之愼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乎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絕乃通發紹述文

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此其踢宋子京唐姦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輿元鼍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珊瑚鈎詩話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宏人事物狀云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今韓宏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杜牧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

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紇於衆所寄撰韋丹遺愛
碑文人事綵絹共三百匹後漢黃琬傳云時富權子弟
多以人事得舉則知人事之語其來已久雲谷雜紀
東坡別李公擇長短句憑伏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
思我退之與孟東野書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
於余之意也聞見後錄
陳文惠公堯佐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堯佐至州修
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相率以知學時張氏子年
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為鱷魚所噬堯佐以為昔韓愈

患鱷之害以文投溪中而鱷爲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使捕得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仕學規範

鴻堺謹案明徐𤅢撰筆精謂唐有鱷旣徙至宋猶出食人文惠一戮之後不聞再爲患則文惠之功出昌黎上

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爲筍簴來文章精義

韓平淮西碑惟敘憲宗命將遣師處是學尙書舜命九官文法其餘敘事不襲書體而森嚴可法井觀瑣言

廣陵楊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粘天無壁丹鉛總錄

韓退之答陳商書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此事退之特設以爲譬耳然齊王之云亦有所自韓非子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中以食其祿宣王死文王卽位一一聽之先生

乃逃去或云韓昭侯田嚴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退之所撰蓋脫胎於此餘冬序錄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柳子厚送廖有方序皆出一時文不相襲而議論符合歐陽永叔送廖倚序又合於韓柳之所言者歐豈有所襲邪所送皆南人其人皆廖姓殊可異韓序郴之爲州當中州淸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

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郴民而學於衡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柳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其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歐序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爲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

杞梓三文意見地理家說理不外此物不能兩大美不容益勝淸淑之氣炳耀之德秀麗之精英不在人則在物物不能當也不有人乎人罕鍾也不有物乎今交廣之地人與物擅中州而名天下衡湘郴桂所產物既非昔之所有獨於今又當復啻之耶　餘冬序錄

陳第曰惟唐韓退之獨知五十八篇爲文字之祖故淮西碑法舜典也佛骨表法無逸也畫記法顧命也詞意並佳遂成絕筆　潛邱劄記

訟風伯厚齋云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

兩師公訟風伯蓋本於此義門讀書記

曹成王碑朱子極喜此篇文公誌銘括例云法揚子雲造語義門讀書記

李文公集有拜禹言據其敘謂之歌其詞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未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乃盡用屈子遠遊篇中語第改長勤為常勤而終之以楚接輿所歌豈感歎之深不待自為之辭特採古語詠歌之後人遇千百事蹟容易作得不少玩習之意晁氏固已有考於此列之變騷序以為拜禹言者

李翺之所作也蓋從本集云[愛日齋叢抄]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七終